

烽火侨批：跨洋墨痕里的精神脊梁

岁月如墨

李斌

10月18日，“烽火侨批——从战火中的侨批看华侨赤子心、家国情”展览在国家图书馆（国家典籍博物馆）开展。111件套侨批与一批历史照片，将当年华侨抗战的精神风貌展现在世人面前。泛黄的纸笺被玻璃展柜温柔托起，墨痕在岁月中晕染，有的还带着战火留下的焦痕。北京的朋友在参观展览后说，当按下“听侨批”装置的按钮时，低沉的诵读声在展厅回荡，那些朴素的文字瞬间鲜活，将江门华侨的抗战史诗娓娓道来，让每一封侨批都成为“会说话的历史见证”。

江门五邑的老侨村，祠堂的雕花窗棂还嵌着南洋的海风。墙角那口老木箱里，层层油纸包裹的侨批，纸页泛黄如秋叶，墨痕却似磐石般深刻——这是烽火岁月里，海外侨胞写给家乡的“家书史诗”，每一笔都刻着华侨精神的筋骨，每一页都藏着跨越山河的赤诚。

1940年的马来亚锡矿，开平籍华侨周福安刚结束十几个小时的劳作，矿灯的微光映着他满是矿粉的脸色。日军的封锁让物资匮乏，他攥着仅剩的半个窝头，在矿场的木板上写下给妻子的信。信纸是从日军废弃的宣传单背面撕下来的，字迹被汗水浸得有些模糊，却字字恳切：“今寄回国币叁拾元，拾元给母亲抓药，拾五元供阿明读书，五元买些布料给你做件冬衣。虽隔重洋，日夜念家，更盼祖国早日驱寇，归期可待。”这样的侨批，在抗战年间的五邑侨乡，是家家户户的“救命符”。

那时的侨批局，是烽火中最坚韧的桥梁。五邑华侨散落于南洋、美洲、欧洲，从锡矿劳工到洗衣工，从货栈掌柜到裁缝，他们将血汗钱托付给侨批局，只求能跨越战火送达亲人手中。赵德明是来自新会的第二代华

侨，日军占领南洋后，正规运输通道中断，他组建了一支“民间运输队”，用渔船、马车，甚至徒步，开辟出“秘密航线”。一次，他带着装满侨批的帆布包穿越日军封锁线，为躲避搜查，竟将银圆缝进棉衣夹层，侨批藏在竹篮底部的夹层里。途中遭遇日军巡逻队，他跳进冰冷的河水，在芦苇丛中潜伏数小时，上岸时嘴唇发紫，却死死护着怀中的侨批，生怕被河水浸湿。

烽火侨批里，藏着华侨最朴素的担当。鹤山籍华侨林秀莲在旧金山的洗衣店打工，每天要洗上百件衣服，双手被肥皂水泡得发白。她在给弟弟的侨批中写道：“姐虽女流，亦知国难当头，匹夫有责。每月寄回的钱，一半供你求学，一半请转交抗日救国会，多买一颗子弹，就能多杀一个敌人。”抗战期间，仅江门五邑地区，通过侨批汇回的资金就达数亿元，这些钱款中，超过三成被用于支

援抗战——有的变成了前线的枪炮，有的救济了流离失所的难民，有的支撑起后方的教育事业。台山一中的旧校舍里，至今保留着当年的捐款名录，密密麻麻的名字里，有富商捐出的巨额外款，也有普通劳工省下的几分几角，每一笔都写满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赤子心。

侨批中的文字，没有华丽辞藻，却藏着最动人的深情与信仰。有的华侨不识字，便请人代笔，自己在信末画个“十”字代替签名；有的用简单的图画传递讯息，画一把锄头表示农耕顺利，画一面国旗寓意抗战必胜。开平侨胞陈桂生从越南寄给父亲的侨批，用木炭在粗糙的草纸上写字，字里行间满是对家乡的牵挂：“父亲身体若安好，便在回信中画个圆圈。儿在这边一切安好，只是夜夜梦见家乡的稻田，待战乱平息，定回家陪您插秧。”可这约定终究成了遗憾，他在一次运输侨批的途中，遭遇日军轰

炸，牺牲时怀里还紧紧揣着未送出的侨批。

这些穿越烽火的侨批，不仅维系着小家的生计，更凝聚着民族的力量。1942年，新会沦陷，许多侨眷失去了生活来源，侨批成了他们唯一的希望。年过花甲的李婆婆，当年靠着丈夫从暹罗寄来的侨批，不仅养活了3个孩子，还供其中两个考上了中学。她至今珍藏着那封最艰难时收到的侨批，信中写道：“再苦不能苦孩子，再难不能丢骨气，咱们是中国人，走到哪里都要挺直腰杆。”正是这样的话语，支撑着无数侨眷在战火中坚守，也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侨乡儿女的精神品格。

如今，烽火早已远去，但那些墨痕斑斑的信笺，却成了最珍贵的历史遗存。每一封侨批都在无声地诉说：诉说华侨在异域的艰辛打拼；诉说他们对家乡的日夜牵挂；诉说他们在国难当头时的挺身而出……这些侨批所承载的精神，是诚信为本的信义之道，是

坚韧不拔的拼搏之志，是血脉相连的家国情怀，更是危难时刻的担当精神。

漫步在五邑侨乡的街头，骑楼墙上的侨批广告虽已褪色，老屋里的侨批集仍被小心翼翼地珍藏，青砖上，仿佛还留着当年“水客”匆匆的脚印。烽火侨批，早已超越了家书与汇款凭证的意义，它是华侨用血汗铸就的精神丰碑，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读懂了烽火侨批，便读懂了海外侨胞的赤子之心，更读懂了那份跨越百年、历久弥坚的华侨精神。这精神，如同江门海岸的灯塔，照亮过烽火岁月的黑暗，如今依旧指引着我们，在新时代的征程上，坚守初心，勇担使命，续写家国情怀的新篇章。

这正是：一纸侨批渡烽烟，墨痕浸血抵乡关；海疆浪卷离人泪，异域风摧游子衫；字里藏霜担岁月，笺中凝爱驱饥寒；百年烽火燃不尽，是谓侨魂立世间。



思念

艾建桥

是随风飘远的纸飞机
是窗檐下摇摆的风铃
是折折叠叠的千纸鹤
是指尖勾翻的花笺

一场盛大的花事
寂寞地挂在枝头
青春出走多年
一个人在月光下修补记忆

面对荒草蔓延的庭院，我倾尽所能
也无力，把一抹炊烟扶上屋顶

《侨批——纸牵天涯国情》阿乐 摄

季风吹笔

秋风来了

陈迎春

暮色薄，天灰色，几片鱼香叶，在空中打了个转，慢悠悠地落下。秋风起，鱼香叶飘了起来，弹跳着，忽上忽下，着地后又打了几个滚。

一道矮木栅栏隔成了墙里墙外，紫色的喇叭花无视秋天黄，恣意昂扬，星星点点，爬满木栅栏。一枝丫几个红柿子探出了头，红果累累，清甜熟透的味道扑面而来。庭院内，鸡犬相闻，老人家坐在鱼香叶树下，嘴里含着旱烟卷，不时地吧嗒吸着。枯黄稻草条，在老人家的双手里，被熟练地摆弄着编织稻草圈。天凉了，地上也凉了，老人家赶编个稻草圈放牛

时垫在地上。主人家喜竹，房屋沿坡而建，三面都是竹林。公鸡满院子追着母鸡跑，老人家大声“嚯嚯”几声，几只麻雀子从竹林惊起，扑棱棱飞向天空，留下一串细碎的鸣叫。秋风吹过，修竹随风摇摆沙沙作响，竹影婆娑，呢喃絮语。

一条古官驿道，一溜的青石板，一直延伸至村口河堤。简车旁，村人们双手环抱站立堤岸上，家长里短闲聊，眼前的鸭群扑棱着翅膀，争先攀爬上岸回家。简车周年经匠人修整，保存完好，成了村庄灵动的风物。简车转动，一筒筒河水，透亮，争先恐后顺着

木槽汨汨涌出，蜿蜒曲折，犹如村庄的脉络。小孩蹲下身，将折好的纸帆船放入水渠，纸船顺水漂摇，一路绵延着孩童的梦想。

白面石河上一河三桥同框，烙上深深的年代印记，晚清的矮青石板桥，20世纪80年代的高青石板桥，21世纪的水泥桥。桥上晚归的人们，步履匆匆。浅滩上，调皮的孩子们哄着玩起了水漂。两只小黄狗随着孩子们的起哄声欢呼雀跃起来，一前一后，相互追赶跑进一片芒花，栖息在芒花丛里的雀仔哗然飞起。秋风吹拂，夕阳下摇曳的点点芒花，

美得让人呆住。

古官道两旁的枫叶红了，停下脚步，仿佛沉浸于“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”的意境中。秋风轻轻拂过树梢，满树的枫叶随风起舞，发出“沙沙”声响，枫叶从树上飘落，在半空欢快盘旋，簌簌落下，铺满石阶。

宋之问《灵隐寺》中“桂子月中落，天香云外飘”，桂花村，因花闻名，漫山遍野的桂花树，鹅黄细碎的花朵缀满枝丫。秋天的风里都裹着香气，秋风送爽，桂花簌簌飘落，香气冉冉，好似飘向天外的云雾。王维《鸟鸣涧》中“人闲桂花落，夜静春山空”，人

闲桂花林少有人走动，山谷寂寂空空，风动只听见桂花飘落的声音，满地馨香。捧起一堆新鲜的花朵，撒入醇香白酒中，和泥封坛。久酿酒成，色泽金黄，醇厚清新，余味悠长。

这个季节，秋风成为信者，枯黄的田野，枯黄的稻草，枯黄的藤蔓。一个中年人，喜欢静坐在空旷的田埂上，对着一堆堆圆形的稻草垛深情仰望，他会感受到这个季节的厚重。秋风起，吹熟了村庄，颗粒归仓。趴在谷仓的木边缘上，杉木的沉香，稻谷的馨香，就喜欢这股味道。秋风来了，不张扬，季节更迭，平和温暖。

四季话语

晒场里的秋

马跃辉

小时候在农村长大，对“城里不知季节变化”这句歌词总多几分共鸣。若有人问秋天藏在哪儿？我一定会说在广袤的乡野里——而乡野的秋，最终都凝在村里大大小小的晒场上，藏在一捧捧、一摊摊作物里。

晒场里的秋，是从一捧捧红海椒开始醒过来的。摘海椒要赶在早晨，露水还没散，一家老小都背上背篋往地里去。母亲是个行家，她说那些半红半绿的都摘回去，晒下就会变红了。我和父亲专管运货，满当当的背篋压得肩头发酸，倒在晒场上时，红亮亮的椒子滚成小堆，像撒了满地碎光。母亲和妹妹们还在地里忙，半山腰的椒田满都是摘海椒的人，不到正午，整个晒场就被红海椒铺成了一

片，风一吹，连空气都浸着辣乎乎的暖。原来秋天，是先被这红海椒染透的。

接着，苞谷就把晒场换成了金黄色。掰苞谷多在下午，大家都背着个背篋，淹没在高高的苞谷科地里，秆叶擦着胳膊，只能听见彼此掰苞谷的“咔嚓”声。母亲在前头喊：“都掰了，别等老。”嫩苞谷留着人吃，稍差些的就喂猪。夜里，昏黄的灯泡悬在堂屋，我们围坐剥苞谷皮，“吱吱”的摩擦声混着说话声，倒比电视还热闹。第二天一早，剥好的苞谷全摊在晒场上，晒到傍晚就干透了，再把玉米粒搓下来。第三天的晒场，便成了金灿灿的海洋，阳光一照，晃得人睁不开眼。晒场的秋，

又被这苞谷粒染成了张扬的黄。

随后是绿豆，给晒场添了抹黑，又转成浅绿。捡绿豆要在傍晚，得用夹背装，怕豆荚晃掉。母亲早交代过“捡发黑的，嫩的还没饱籽”。第二天，晒场上摊满黑褐色的绿豆荚，晒到傍晚就裂了口，露出里头的绿籽。我们赶紧拿连枷打，“噼啪”声里，绿豆粒滚出来，筛干净了再晒，晒场便多了片浅浅的绿，不像海椒、苞谷那样惹眼，却透着清爽。

立秋到处暑，稻田里的谷子慢慢变了色，从青转黄，再带点红，最后沉甸甸地垂下来，像娇羞的姑娘等着采收。处暑前后，割好的谷子运回家，晒场上又铺了层嫩黄。这黄和苞谷

的金不一样，是低调的、温润的，却最让人踏实。我们都知道，谷子磨成的米是主食，金灿灿的苞谷终究是粗粮。晒场的秋，主角原是不起眼的嫩黄。

谷子晒得差不多时，花生也收了。男女老少齐上阵，蹲在晒场边摘花生，指尖沾着泥，却笑得欢。花生壳厚，得晒好久，我们常把晒透的花生收进麻袋，遇着好太阳再倒出来晒，反复好几回。可不等晒透，花生生米的香早勾着人了，我们总趁大人不注意捏几颗嚼，满口都是嫩甜，还嘴硬说“尝尝够不够干”。晒场的秋，又多了层带着烟火气的黄。

最后是核桃。核桃树长得高，我们就举着长竹竿打，“咚咚”几声，

核桃裹着绿皮掉下来，钻进草从里。我们猫着腰找，漏网的极少。刚打下来的核桃是绿的，晒几天绿皮就发黑、烂掉，剥去外皮，露出褐色的硬壳，再晒晒子，敲开就是白生生的核桃仁。晒场的秋，又添了抹深褐，藏着脆香。

如今想起晒场的秋，总觉得那是最浓的秋。若说田野是秋天的调色盘，那晒场就是最艳的一帧——红的椒、金的苞谷、绿的绿豆、嫩黄的谷子、褐色的核桃，凑在一起，比夏天单调的绿热闹，比春天的万紫千红更实在。原来秋天的丰饶，不只是风景，更是晒场上那一层层颜色，是一家人围着作物忙碌的时光，是藏在颗粒里的踏实与温暖。

岁月无声

绿军装的梦

山林

“很小很小的我，就想穿绿军装，当过兵的叔叔就是我的班长……”

以前，每每唱起这首《绿军装的梦》，我总会很自豪地把歌词中的“爸爸”改为“叔叔”来唱。因为我的叔叔当过兵，他是我们全家人的骄傲。家里的墙上挂着一个相框，相框里只有一张照片，只见小叔穿着绿色的军装，头顶的帽子上有一颗红光亮闪闪的五角星，那样子神气、可爱、帅气，我打心底满是仰慕。从此，那一抹鲜亮的绿色，如同一颗璀璨的星辰，始终闪耀着，照亮我儿时懵懂又炽热的梦。从此，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一颗希望的种子——长大以后我也要像小叔一样穿上绿军装，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。

小叔每次休假回家，那身笔挺的绿军装便成了寨子里最耀眼的风景。军装的颜色，像极了村外那片广袤森林的翠绿，充满生机与希望；又似夏日里山涧流淌的清泉，澄澈而坚定。小叔走路时，身姿挺拔如松，每一步都踏得稳稳当当，仿佛踩在我的心上，激起层层敬仰的涟漪。他的军帽端正正地戴在头上，帽徽在阳光下游烁生辉，像一颗燃烧的火焰，点燃了我心中对军人的无限向往。我常常像个小尾巴一样，跟在小叔身后，听他讲述部队里的故事。那些在训练场上摸爬滚打的经历，那些野战生存训练……在我听来，就像一部部精彩绝伦的英雄史诗。我瞪大了眼睛，听得如痴如醉，心中暗暗发誓，长大后也要像小叔一样，穿上那身令人骄傲的绿军装。

从那以后，绿军装便成了我梦中的常客。在梦里，我穿着帅气的军装，和战友们一起在训练场上挥洒汗水，在战场上奋勇杀敌。每一次从梦中醒来，我都会兴奋地在床上蹦跳，仿佛自己真的已经成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。从那以后，绿军装便成了我日常的穿着。夏天是军绿色的迷彩服，秋冬季是军绿色的小警察装，有时母亲还给我配上一顶警察帽，穿在身上仿佛自己就是一名小战士，既激动又愉悦。从那以后，童年的游戏里，我要么只当解放军，要么只当警察，然后痛快地玩“警察抓小偷”“剿匪战斗”……

冬去春来，弹指间我已中师毕业返乡回寨子里。这年冬天我已年满20岁，响应国家号召，积极应征入伍。读书那些年，酷爱阅读，或沉迷于金庸的武侠小说，或迷恋悬疑的侦探小说，常常躲在被窝里挑灯夜谈，不爱护眼晴，导致近视。最后未能通过体检，遗憾落选了。

小叔知道我不能入伍当兵，从远方打电话安慰我，并叮嘱我：“只要我们行得端坐得正，不管在哪行哪业，都是一名合格的兵。”听了小叔的一番劝慰，心想，既然不能像班超那样投笔从戎，那就好好地当一名身正为范的小学教师。

“长大以后的我，还想穿绿军装，参了军的叔叔就是我的偶像……”

而今，每每唱起这首《绿军装的梦》，我依然会把歌词中的“爸爸”改为“叔叔”来唱。虽然歌声里略带些遗憾，但军营民谣始终唱响我绿色的梦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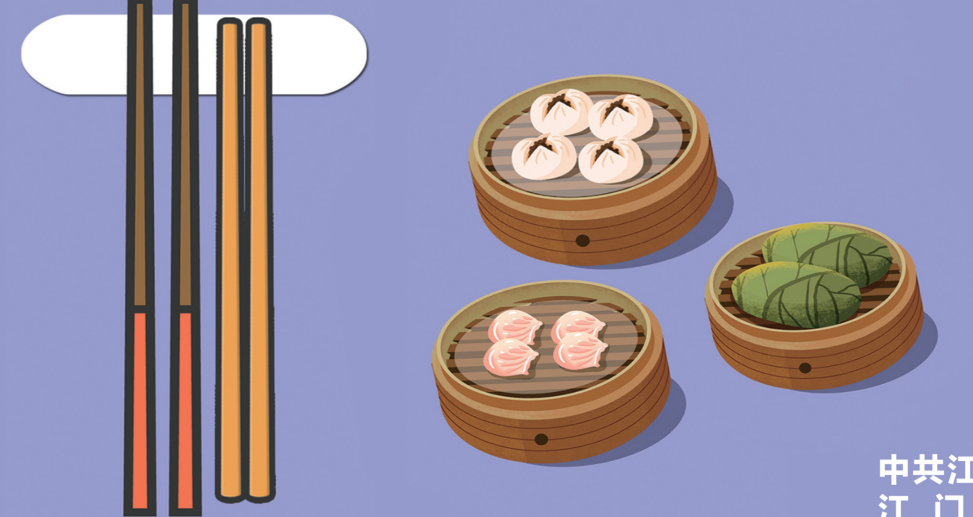
《白沙》版投稿邮箱(仅限本地作者)：
kf3502669@126.com
请注明作者姓名、电话、身份证号，并附上银行信息及账号。字数控制在1500字内。

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

放心夹菜 共享美味

请为健康加一双公筷

STAYING HEALTHY BY USING A PAIR OF SERVING CHOPSTICKS



中共江门市委宣传
江 门 市 文 明 办